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

新刊經

進詳註昌黎先生文卷第十一

補

雜文

原道

本傳云愈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獨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宏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以至他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蹈襲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詩話洪馯父云古人文章必謹布置如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他雜謂之變體也譬如山林園圃自有首尾前後原生以仁義立意而道德從之故老子捨仁義則非所謂道德矣其立仁義也豈不既大矣乎敘異端之汨正道又歷數古

之聖人不得不不用仁義以治天下如此
復皆數疊而後結之以治天下如彼反之
道言堯采夏禹相傳之仁義非吾骨髓之
下則堯之大略也自堯明俊德至於夔
時雍言脩身以及天下於是命義和
言天事若采若時登庸言人事洪水方
割言地事三才之道既備則繼之以堯
位然焉然則自上古有文章便有布置
講學之士何可不知也補註原道解注
南子以原道首篇許氏箋云原本也公
沂作五原師說等十數篇史氏謂莫與
衍宏深與荊雄相表裏而左右六經誠
哉是言也蘇內翰常謂六一云論大道
似韓愈又曰自孟之後能將許大見識
焉而精語焉而不詳若非有見識苟擇
千餘年後便得如此分明獨子由自佛
張芸叟謂不然子由中興與

與夫子之教並行末俗因習其端至有
立浮屠作道場廣精舍迎佛骨末習之
經以文甚言况彼方外之教後世猶有飾
夕從事於仁義禮樂之間自形而上者朝
愈所不知也原道之作指道德爲虛位
斥佛老與楊墨同科豈爲知道工於爲
文者也芸叟作韓愈上下篇亦謂愈爲
文士道則未聞也曰昔張籍嘗諷愈排
釋老不若著書愈亦嘗以書反復之既
而原道原性等篇皆籍激而作之也其
原道也大抵言教其原性也大抵言情
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其
曰合而言之矣豈復有虛位定名之辨
哉又曰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黃老子
漢佛于晉宋齊梁夫道安可火而佛老子
原性所以或燼或炎迭盛者皆教也

仁義禮智信也情之品三而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怒哀懼愛惡懼之意其以無醇惡慾是性雜者爲情然君子秉仁義而無飢乳是無性者也原毀曰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其言責已則思欲爲衆周公待人則一藝一善足矣中庸曰君子之道夫婦可與知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孔子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吾安敢以一藝一善期天下草木麗于土主天地位可矣至於禽獸各自此聚散飛走以從性豈願人爲之主哉凡此皆詭辯不經抵牾於聖人者也子哉由所大釋氏柳子厚在當時於送僧浩初序已有此論而去叟所言蓋少作也矣叟者其畫墁蓋刪之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

也

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

定名道與德爲虛位

易載

孔子之言

日立

天之道

曰立

柔與剛立人之道

仁與義

故道

有君子有小

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

見者小也

史記老子

楚苦縣人也

姓李氏名耳

周之襄遂云下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

言而去莫知所然其言曰失道而後德失德

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坐井而觀天

曰天小者非天罪也彼以煦煦爲仁子子爲義

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

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

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
一有者字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
也一人之私言者一有也

王秀曰楊子云老子之言道德非吾所謂道德者何

則韓子謂老子之言道德非吾有取焉尔然

也曰楊子取其道德之本韓子取其道德之用

若乃用者所謂仁義禮樂者

也楊譏其本韓譏其用一矣

周道衰孔子沒孔

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卒於魯

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葬以周靈王時生微

王時火于秦

秦始皇時丞相李斯上言曰天下已定百姓力農今諸生好古惑亂

點首目請史官非秦記及天下無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燒之

黃帝君臣流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鑄

前漢藝文志道家者流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鑄

六篇黃帝君臣一編雜黃帝五十八篇註云起

六國時與老子相似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竇后景帝之

母孝惠元年曹參爲齊相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諸老先生問所以安百姓聞謬謬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於是避

故正室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佛于晉宋齊九年齊國安黨大稱賢相

梁魏隋之間東晉孝武帝宋明帝齊世祖梁武帝魏太武隋文帝皆崇奉佛教

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謂周襄之時前

漢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註六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列子註云揚朱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揚朱與禽滑釐辯論其說在愛已不枝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然按陸德明

楊戎字子居恐子居非揚朱也不入于墨則入于老謂秦漢之間

入于老則入于佛謂晉宋齊梁魏隋之間

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則附之出則汚之噫

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家語孔子常於老聃問禮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詳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

士農工商爲四民此篇凡六世皆指帝王之世

今之爲民者六六加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

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老

佛

稱古昔皆指帝王之世

謂

為

之

世

凡

之

加

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
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
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
而顛也墮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
贍其哭吊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
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
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
急勸同興卷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
鹽斗斛權衡以信之辨子注云符者分而爲兩
合而成一即今之銅魚木

契也。踵者，王若之王握之以搘君天下也。前漢志。十斗爲斛。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師古曰：鍾者稱之權也。

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

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

此莊子胠篋篇

計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其食也。

一無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百者

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

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

農出粟米麻絲作器皿。商賈通貨

財皿音眉永切。誠文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

飯食之用器也。

君臣不能

一本無能

行君之令而致之民

一本有則失其所以爲

臣民

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

通貨財以事其上

害前漢藝文志道三十一家九百九十三篇其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此君子南面之術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弃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按景德傳燈錄佛家以灰化爲寢滅一曰寂度一曰告寂

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

謂佛老之道清淨寂滅

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

殊其所以爲聖一也

白虎通曰
者功之表也

帝王者號也
明功明號

德號令百下者也
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
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之夏葛而冬裘渴

其一作

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夏之裘者曰
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歛
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
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
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
其意禮記大傳之文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
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者滅

其天常

法言曰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爲帝王之筆舌也註云天常五常

也子焉而不父其父母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

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周襄道喪夷狄之君反爭盟於中國

晋鄭中周之疾伯反從夷狄之亂則中國之人

幾何而不爲夷也春秋安得不爲之作而救之

如諸夏之士

論語

孔子之言士無也傷時諸詩

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頌閼宮詩之文鄭云膺

加之先王之教之上

禮記檀弓篇曰南宮縕之妻之姑之喪公之句法蓋

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當也僖公與齊威

謂及群舒天下無敢

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當也僖公與齊威

謂及群舒天下無敢

本此乎

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

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教

作一

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

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菧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哀郊焉而天神假_音至_也廟焉而人鬼饗曰

斯道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
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
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
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
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東坡云近此豪傑之韓愈
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疵病自孟子之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自亦難得觀其斷曰孟子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曉如楊雄言老子謂之道德有取焉爾至於捷提仁義絕滅禮學爲無取若以老子割斗折衡而民不爭聖人不起爲救時反本之言爲無取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之言爲無取尚可恕義失義而後禮則不識道理不成言語却言其道德則有取揚子亦自不見此其與韓愈相

去遠矣

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

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

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

王荊公

云禮樂之壞

聖人所深惜

老聃莊周

何由降明

其不仁也

不悉取百家焚燒之則神何由降明

何由出

韓愈所謂不塞不流者善言也歐陽公

本論云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

誠能講而修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

樂而趣焉則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

然之勢也豈必曰

火其書廬其居哉

樂而修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

樂而趣焉則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

然之勢也豈必曰

火其書廬其居哉

原性

補註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楊子言
善惡混公乃作原性取三子者而折之
以孔子之言於是說者紛然李習之皇
甫持正杜牧之皆唐之間人而李皇甫
則從公游者也習之置孟荀楊之論本
中庸作復性書三篇歐陽公曰此中庸遺者
之義跋爾智者議其性當復中庸遺者
難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持正作孟荀
子人性論大抵皆祖公之意而終之日孟
子以人性皆如堯舜未至者斯勉矣荀

繁之曰孟軻傳之韓愈善乎老蘇上歐陽之言
曰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韓子之文如長江大
河執事之家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歐陽
子之文也然則文之所載道之所傳也後之善
論韓子者當自歐陽子始東坡常尊之以謂論
大道似韓愈
宋有言哉

言人性皆如桀跖則不及者斯怠矣書曰惟人最靈記曰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後動則孟子之略以謂喜怒哀懼愛惡之作三子言性辨其略以謂七情中愛惡二性之根惡之端也苟言人性惡比二子者七者情出於性者也至王荊公號爲道徳性命之學苟得多矣其作原性則曰太極者五行之所由也行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謂之性此愚所以異於韓子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而太極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情有情然後所以異於孟荀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所以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此愚所以異於孟荀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忿戾之因以謂人之性天不仁必也怨毒也又曰陶人化土而爲埴埴豈人之性而人皆果無之乎荀子曰其爲善者爲也夫陶人不以木爲埴者土有埴之性也其爲僞也楊之言似矣猶未离乎也

以習而
言性也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義曰禮曰信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之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也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

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

曰欲

禮記禮之運

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取其一作

於

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不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

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

善

滕文公

見孟子

孟子

堯舜

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

惡

論篇

人之性

惡其善者

偽也故拘木必

待櫟括然後直誠金必待磨厲然後利今之

性惡正得

禮必義

然後治

侍師法然後

然後

然後

然後

然後

然後

然後

然後

楊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

惡混

修身篇

去人之性也

善惡混惟其

人修其惡則爲惡人

始善

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惡

與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

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

晉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是禿目而豕喙蔚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鑿也必以賄死遂不

視後昭公十四年邢侯殺叔魚叔魚母弟羊舌鮒也

楊食我之生

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

初晉叔向娶於申公巫臣氏生伯石一名楊食我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姪生

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

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是年夏

六月晉殺祁盈及食我氏亦見晉語

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

左傳宣公四年

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鮮狼子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爲

大惑及將死聚其族曰殃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譏而及子越爲令尹楚子遂滅苦敖氏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

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歧歧然嶷嶷然

帝嚳

居期而生生民詩曰誕彌厥月先生姬達不坼

鄭云岐此然意有所知巍巍然有所別識

文王

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

煩

國語魯齊呂之言註云體不變故不憂

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

舜之均

堯之子丹朱堯之子商均皆不肖

文王之管蔡

管蔡叔度鮮

文王之子武王之室管蔡

周公之弟也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

武庚以作亂周公承成王命

少周公乃往

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

昔非不善也而卒

爲舜瞽叟之殊鯀之禹

舜父瞽叟禹父鯀

習非不惡也

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

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

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終不可移乎曰上

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

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所謂不移

也

論語載孔子之言曰性相

遠也

上智與下愚不移也

也

智

與下愚不移也

也

智

與下愚不移也

也

智

性情

一無字

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

而言也雜佛老而言者奚言而不異

原毀

自厚而薄責於人者也。責已則欲爲周公，蓋顏淵公明儀所言是也。持人則一善一藝而足，則秦晉人有技者是矣。疾以惡人之有技者是矣。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此孔子所謂躬自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厚而薄責於人也。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行非行仁義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余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

公者責於已

一本無而爲之大聖人也三字有

曰彼人也

余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

早夜以思去其

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

舜大聖人也後世

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

是人也乃

日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已者

重以周乎其於人也

日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

良人矣能有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二不責其

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

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

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日能善是是亦足矣是

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無則不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爲

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

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

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已

者以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

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

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

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謂不以衆人待

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

爲是者有本有原急與已急之謂也急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常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悅於言懦者必悅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仕

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也

原人

自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以下至蠶
近而舉遠堯舜三代之主所以華夏蠶
猶用不率俾鳥獸魚鹽咸若用此道也
或曰聖人一視同仁不幾於墨子舜命
九官以蠻夷猾夏命臯陶作士至疇若
予上下草木鳥獸則余益作朕虞終之
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
所以戒勑之者一也豈謂其掌禽獸夷
伙而別異之乎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
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
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

也曰然則五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
謂焉曰山平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
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平曰山則不可故
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
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
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
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
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鬼

周易疏 卷之二

而

孔子

讀墨子曰

儒

譏墨明畧

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平曰非也鬼
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平曰非
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平鬼無
氣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
也無氣也鬼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
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
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
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
接者何也曰是有二說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
聲者鬼之常也人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殃於

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託於形有憑
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之也其既
也又反乎其常

御醫

此與神同

降于

意

曰何謂物曰

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

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
聲一無不能無形

與聲者七字

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

民也無攸故有動於民而爲福亦有動於民而

爲禍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適丁民之有

是時也作原鬼

行難

言之非難行之
爲難故以名篇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從爾之稱孰能之曰
陸先生叅

吳郡人見第四卷

何如曰先生之賢聞於天下

下是是非非身元中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

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拒之滿街愈常往

間徃同其間一作間客席坐定先生矜語其客曰某晉

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誅之

禮記禮有之有

誅自魯莊公始鄭云誅某與某何人也任與誅

之一作過罪一作歟皆自然愈曰某之胥某之

商其得任與誅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誅而任

之耶先生曰否吾惡

烏路切

其初不然任與誅也

何尤

尤甚也

愈曰苟如是先生之言過矣昔者管

敬子

取盜二人爲大夫於公

敬子管仲也

見禮記雜記下

趙

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

文子晉國卿名

以管庫之士

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

舉之於君

云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

以爲大夫士管鑊也

庫物所藏事

見禮記雜記下

鄭

下夫惡暗求其初

先生曰不然彼之

取者賢也

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

大賢歟抑賢於人之賢

歟齊也晉也

且有二興七十焉而可謂今之天

下無其人耶先生之選人也已詳

先生曰然愈

曰聖人之不世出

賢人之不時出千百歲之間

黨有焉不幸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說傳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其母也先生曰然他日又往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平朝凡吾與者若干人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沒其少者乎一作其細者邪先生曰固然吾敢求於全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也邪充猶也不早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且微其後用也必粗先生曰然子之言孟軻

不如

以孟軻好辯故也

對禹問

補註孟子之說主天命而公以人事言之其致一也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

堯子丹朱舜子商均

皆不肖故堯禪舜舜禪禹禹之子啓賢天下屬意焉史記徐廣曰舜二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

均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慮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

舜也無其人而不傳慮其患而不得如已者禹
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
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
慮後世曰禹之慮民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
淑則柰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
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
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
聖人也不數_始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
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
受其禍一作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

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
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子雖不
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
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萬章問人有言至於禹
於子有諸孟子以爲不然故對之以此爲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
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
之辭

雜說四首

龍之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
而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

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湯龍卦孔子之言龍以喻目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綱紀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

一作
借

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

者紀綱存焉耳

史記徐廣曰夏從禹王桀十七君凡十四世有王與無王用歲

四百九十六年

皇甫謐曰周八百六十七年

秦之王天下也無

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

紀綱亡焉耳

秦始皇并六國有天下至子胡亥遷士應劭曰始皇欲以一至萬古

胡亥補二世皇帝不相襲始者一也故

是故四肢雖無故不足恃

也脉而已矣四海

天下雖無事不足矜也

紀綱而已矣憂其所恃懼其所矜善醫善計者

謂之扶輿之

持與之一作天易曰視履考祥善計善醫

者爲之

履卦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注云福之祥生乎所履處履之極履道成矣

授於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

有平脣

曼膚也楚辭天問云平脣

蓋謂糲也

曼膚

曼羨也何以肥之

蓋謂糲也

頤如渥丹美而狠者其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

之人耶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

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

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

王逸注楚辭伯樂姓孫名陽石氏星經云伯

樂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

馭故以爲名列子云伯樂秦漢穆公時人考其年代不相當然後有千里馬

紀應劭曰大宛舊有天馬種躅石汗血汗從前

肩髀出如血弓一日千里馬援云昔有驥驥一

日千里指樂見

之昭終不惑

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

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一有之手駢死於槽櫬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今之食馬者食去聲下不知其能千里而

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策馬也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識一作知馬邪

讀荀子

況前漢藝文志孫卿子三十三篇註云名之
人爲齊稷下祭酒有列傳顏師古

日本曰荀周避宣帝譖故日孫彌註荀子非十二子以子弔往仲尼以性爲德公之所欲削歟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矣晚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子漢註見上原道篇其存而醉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

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有若不醇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其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卿楊大醇而小疵宋景文公筆記云韓退之稱孟謂未之盡孟之學也雖醉於用緩荀雖痴於用切揚則立言可矣不近於用

讀鵠冠子

前漢藝文志道家流有鵠冠子一篇註云楚人居深山以鵠鳥羽爲冠鵠何葛

一切似韓而唐志云鶴冠子三卷此六十七

六篇豈漢時遺闕

至唐而全

耶如唐志

所謂三卷即

六篇也

唐志

十所謂三卷即

鶴冠子十有六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
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
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賤生於無所用
中流失船一壘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
字脫謬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減者二十
有二註者十有二字云爾雅韻聲也國語曰考
詮六佩孤不才於人共濟而已

可以渡水

讀儀禮

禮記唐明經

有三禮科儀禮其一也今

其書具在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舞散

禮聘禮公食大夫禮士喪禮既夕禮

虞禮特牲饋祀禮少牢饋祀禮有司凡

其喪服子夏傳云註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且

其一作

行於今者蓋寡

冠

禮凡
七篇

公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

一作
用云

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

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

雜說一作

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

其大要

掇拾也音

奇辭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

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

哉

讀墨子

前漢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墨家者流
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揚是以貴儉

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夫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

行是以外命以孝親天下是以苟同此
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

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王荆
公墨翟非亢然詎聖人必自立其說

於世蓋學聖人之道而失之耳雖莊周
亦然故韓氏作讀墨而又謂子夏之後

流而爲莊周則莊墨皆學聖人而失其
源者也司馬法太史公論六家指要有墨

家及爲荀卿傳又曰墨翟宋大夫善守
禁爲節用或曰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孔公墨其意並謂四者耳然則孟子辭不

關之河邢王荆公詩謂兼愛爲無父帶
弁固其理孔墨必相用天下寧有此而
不如孟子所謂今之與楊墨辨者
如追放豚則亦歸斯受之而已矣

儒譏墨以尚同兼愛尚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

何晏云大人即聖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荀子貢之

其大父是邦也事春秋譏專臣

孔子作春秋內大夫專代別去氏如

輩師師溺會不尚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

濟衆爲聖孔曰君能廣施恩惠濟民於其難

難離堯舜至聖猶病其難

不兼愛哉孔子賢賢子夏之言孔曰以好

好賢則善

以四科進褒

弟子四科謂德行言疾沒世而名不稱何日疾

猶病也文學言

不尚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包曰孔

子或出

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列子云孔近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不収以其非中道其流不能無弊故開之耳藝文貴儉養三老五經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退之讀墨蓋出於此莊孟荀卿之論皆斥其所短也又嚴有翼曰墨子之書孟子疾其兼愛無父力排而含棄之其言曰楊墨之道不復孔門之道不著能言與揚墨者點人之徒也今退之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

孔子抑何乖刺如是耶若以孔墨爲必相用則孟子距之爲非矣其與孟簡書則又取孟子距揚墨尊孟子以謂向無孟氏皆服左衽而言侏離夫故推此以比孟氏也殊不知言之先後自相矛盾可勝其說哉

新刊 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卷第十一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二

雜著

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鬚者吾知其爲馬大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大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

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
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
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
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
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
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
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
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

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古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

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恠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

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絕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旣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

可謂有勞矣沉漫醠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
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
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
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闕其中而
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
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
見助於友跋前蹟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
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
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
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某細木爲

桷構櫨侏儒根闢居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
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
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
拙紓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
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子
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述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
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
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
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
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

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
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
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士計班
資之崇庫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
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
豨苓也

本政

周之政文旣其弊也後世不知其承大敷古先遂一
時之術以明示民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其言曰
天下可爲也彼之政仁矣反於誼此之政敬矣戾於

忠何居我其周從平曰周不及殷其殷從乎曰夏
虞曰陶唐曰三皇氏曰遂古之初暴孽情飾淫志枝
辭琢正紛紊糾射以僻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之去
世其終不復矣乎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排
然非矣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及門而
復後雖矻矻決不可既原其始固有啓之者也聞於
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
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
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怪而暢皇極
伏文兒而尚忠質茫乎天運窅爾神化道之行也其

卷之二

庶已乎

守戒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
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
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窟穿
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牆而
內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
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
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
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

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爲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爲
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
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
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
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
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
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
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
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
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圬者王承福傳

圬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镘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偏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

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镘以嬉夫镘號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镘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旣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

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
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將貴富難
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
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
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
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
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
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
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
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

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五箴

并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年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

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早夜以無爲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
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
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爲思而斯得
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
今見其尤從也爲比捨也爲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
從也爲愧捨也爲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
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顛沛
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爲

三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靈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
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暭暭昔者子路惟恐有聞
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
掩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
欺以賈憎掩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
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
汝如不顧禍亦宜然

後漢三賢贊

王允者何曾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師事班彪

家貧無書閱書於肆市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衆流
閉門潛思論衡以修爲州治中自免歸與同郡友人
謝姓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年七十餘
乃作養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爲鄉人所輕憤世著
論潛夫是名述赦之篇以赦爲賊良民之甚其言甚
明皇甫度遼聞至乃驚衣不及帶屣復出迎豈若鴈
門問鴈呼卿不仕終家吁嗟先生

仲長統公理山陽高平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其
後果敗以此有聲倣儻敢言語默無常人以爲狂生

州郡會召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尚書郎後參丞
相軍事卒不至于榮論說古今發憤者書昌言是名
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四十一終何其短耶
嗚呼先生

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
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
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
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
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

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蘆之類是也

與蘆

丘草同音烏名

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

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

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

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

若日克昌厥後又曰駁發爾私

孔子

不偏諱二名

若日宋不足荀又曰某在斯

春秋不譏不諱嫌名

柏公名戶

康王釤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

諱昔

若日昔者吾友又日褐裘而平

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

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

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

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
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許勢秉饑也惟宦官
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以諭爲近代宗廟
諱以機爲近古宗廟

廟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
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
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
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
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
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
乃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

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訟風伯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
雲兮澤土氣雷鞭車兮電搖轂雨浸浸兮將墜風伯
怒兮雲不得止暘鳥之仁兮念此下民闕其光兮不
鬪其神嗟風伯兮其獨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
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
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醻之氣將交兮吹
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嗟爾風
伯兮欲逃其罪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

上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
誰汝傷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
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
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
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
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
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崒乎泰山不足爲高巍
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

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
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
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
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
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
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
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予故曰
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
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金先生集卷第十二